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明

世宗皇帝

乙未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二十五人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李愼

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懐理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令參用内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監鎗太監于是諸閹斂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為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

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已悟孚敬言非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祖宗各為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室祀太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為三穆廟廟各有殿殿有寢以藏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語閣臣曰文祖廟

為世室則世廟字當避殷學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從之

三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軍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以牧地五十畝經至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趨過當諸軍詣經乞罷經榜笞訴者卒遂亂毀府門火均徭冊經竄別室中搜得之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

不過此遂狃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趨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追念宏遺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
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
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
以寛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
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諡文憲

帝深嗟悼賻䘏有加贈太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遭讒搆迄以功名終

丙申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即革囊駢以濟河俗謂之皮渾屯與渾脫音相近故史傳借用之渡入山後諳達亦自豐州注見前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字虞佐蘭谿人用總兵官王效延綏人梁震新野人數敗敵二十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于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一試行亦未收其實用況隻輪人挽運用純遲欲以此挫銳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特為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

年冬虜犯鎮遠關效震蹙之河虜殺溺死者甚衆明年又犯黄甫川震擊走之既而復犯花馬池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乾溝鎮遠關在寧夏府寶豐縣西南黄甫川在葭州府谷縣東北有墩乾溝亦曰蘆溝在鞏昌府靖遠縣東北寧夏固原邊接界處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天和赴鎮龍召為刑部尚書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于用天和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礮槍弩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十四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瞯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

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楯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推鋒豈可轉以連車碍其馳驟書生迂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于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遇伏大創而去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寧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

萬令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令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爲置戍焉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宫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贈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討安南丁酉

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暠一在宣德時黎利偽奉以降一即此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晭而自立自黎利後九傳而至晭多行不義遂及于難晭臣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

宏裕等起兵討暠（暠奔諒山兵敗走死）立暙兄子譓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譓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懬已復殺懬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時譓已卒于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宸斷赴期徂征詔起伯溫于家（伯溫先為大理丞坐李福達獄奪職尋起用都御史以憂回籍）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

侍郎潘珍字玉卿婺源人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寧人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閒諜及所撰偽大誥登庸篡位時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工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下

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溫啓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具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剿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溫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　張經字廷彝侯官人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

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于獄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熙之子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

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為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坊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

云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夏言當國鼎臣入侍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

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

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嵩惶

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

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享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

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諡慈孝獻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

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李時卒諡文康

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帝第二子為皇太子封載垕帝第三子即穆宗為裕王載圳帝第四子為景王後之藩安陸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翟鑾始指中官 延恐臨行輔政

繼謀復召交結閣臣其非端人明矣夏言自命伉直何亦瞻狗私情共相援引可見當時朋黨之局牢不可破言尚不免鼎臣庸庸之輩夫復何尤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欲謁顯陵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五十九世孫為世襲五經博士

張孚敬卒

孚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孚敬剛明果敢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諡帝取

危身奉上之議特謚文忠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閲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錞華亭人穎之孫遂安伯陳鏸巴人志三世孫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行次衛輝夜四更行宫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錦衣衛指揮使陸炳負帝出御乘輿帝自是愛幸炳炳之先平湖人後隸錦衣籍炳母帝乳媪也

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工帝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謁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望都縣金改名令仍舊屬保定府從臣請祀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內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本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辛

定南祔之議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勛以獻皇帝祔廟進封公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博才優得密封言事并累所降手勅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

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勳階言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令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為戶部尚書

材初長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令廉隅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

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賑之

時河南災甚杲請急發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

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子十九年春正月瞿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惟恐不得

當鑾意饋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

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勲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言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勑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叙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秋八月叙太僕卿楊最字殿之射洪人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聳聽希榮貫璫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又呂用之所以欺高駢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凝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比于深山修煉之舉

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名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

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一二年既罷朝綱更復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不自知其過擧實可哂鄙耳

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晟副都御史謚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在固原州西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尚文優將材負氣桀傲所至與

文吏覘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巡撫貫啟劾尚文老悖遂革任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

激令立功尚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

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守東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

邀擊于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飲馬于此築堡守之敗

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

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謚文康

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

贈太保

辛丑 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下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大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以郭勛奸蠹任用肆毒其二以工作不休朘民膏血其三以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傅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藎杜口詞

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御史浦鋐字汝器文登人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弟隔扉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鋐方病入獄被杖百復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絶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佐贈光祿卿鋐贈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温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插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温承制許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併令覆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

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總理河漕

時黄河南徙決野雞岡在歸德府睢州北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吕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黄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

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牐河制從之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諡孝康皇后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言官重劾給事中戚賢等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

郭勛縱恣妄行於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牘陽博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誖謾（先是帝給勛勅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勛勅具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臨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抵悉其指

有實出伉直者
而似此猥鄙者
正復不少

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羅為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 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卻之諳達與濟農逖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州人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俱見前

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叅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倣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

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名對冠之寵以輕紗帝見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啟跽讀言謂嵩實下已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斥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諷言官劾嵩帝方憐之不聽也兩人遂大郄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遂振暴其短　陶仲文方士初名典真黃岡人會日食既帝手詔以為下慢上之咎落言職閒住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

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煥吾泰和人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聞見欲走告者爲從遽知且其人亦必同係曹妃宮婢當此危懸

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絶有走告皇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内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始知妃寃

呼吸救難列遲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為構陷顯然方后復乘嘉靖疾悖之時輒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馴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癸卯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嵩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發之彌縫得免故恨經）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録工嵩指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字崇象石首人）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鑛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鑛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異已）

自經始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勰沈良材陳瑄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栢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嵩者也王勰字豁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瑄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

冬十月朶顔入寇

攻圍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夤緣舉進士遂斥為民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屬給事中王交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邪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勒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

壁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壁不得預票擬讚常嘆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諳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諳達今依鵬傳諳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逮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言官劾其逗遛致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

逮繫鵬坐永戍方杖死　渾源五季唐縣元改州今州屬大同府張漢鍾祥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絕宮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間諜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恭誠伯

帝自二十年遭宮婢之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

可學無錫人端明
餘平人隆禧崑山人

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

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享位皆南向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其後為祧廟以藏祧主

秋八月張璧卒謚文簡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

陸炳等恃寵橫行致為言官劾奏夏言擬旨令其陳狀乃朝廷公法所存並造請干求可免至炳公然行金求解則尤藐視王章言即當以其賄乞之情露章

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楚世子英燿弑其父顯榕伏誅

英燿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别館王

衆旋顧因其長跪泣謝竟複保全言雖力却笆道而徇私意以市恩廢法又豈得謂之公正自持者耶

欲罪金金遂勸英燿謀逆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顯榕弟）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得免英燿從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扶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崑山人尚孝宗女永福公主）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讚歸三年卒尋復其官追諡文

簡

丙午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資縣人為通海縣元置今屬雲南臨安府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冕極言豫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注見前亂遣何卿成都衛人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

撫張時徹（字惟靜鄞人）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于是松潘威茂閒行旅往来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砦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坐事奪官銑復加録用）擣巢于馬梁山（在榆林府北）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丁未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春印信番文詣邊陳欵總督侍郎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况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

敵騎近居河套資畜收之利出入自如久為邊患曾銑首議復套自屬尊邊要着其所條列亦

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内關（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巡撫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逐逮繼魯下獄死（繼魯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怒及是言不為地遂死獄中）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蓋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會寇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郡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服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

其中機宜銑屑將疆場意在秣馬厲兵以恢復輿圖自任豈徒咎其好大喜功當時廷臣心懷怯懦不肯一矢加遺諭旨諭封疆無主見轉以銑之銑志出師為非計當嘉靖意方向銑尚爾紛起執持追朝局中更遂以銑為啟釁貪功況寃西市枉若臣

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銑率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擣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擣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為難而嵩逢允以橫挑強寇為非計帝方嚮銑議上不省

秋七月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鎮名在魚臺縣東明時為漕運往來要地隆慶後運河東徙鎮遂廢河臣詹瀚請于趙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錄口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苟且畏難之習終于不可挽回國勢何由克振乎

冬十一月大內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並以言事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忘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竟去不顧觀者泣下）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至是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空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爵居家二年卒隆慶初贈

光祿卿諡忠介

皇后方氏崩諡孝烈皇后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奬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畧廷議一如銑言帝忽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曰今逐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嚴

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旨嵩聞愈精治其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移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而言遂敗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鏜（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鎮甘肅以貪縱為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之子世蕃）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銑所善同邑蘇綱言繼妻父也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益信銑為可辦因力主其議及是嵩代鸞誣奏銑尅餉鉅萬屬綱賂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畧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歿家無餘貲隆慶初贈尚書謚襄愍）

嚴嵩構憾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不過借銑以傾言特言既忝為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為糾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蓋嚴嵩與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

効直至羅織已成始稍此欲圖挽救乎益嵩居心陰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疏由于嵩所詐為即前此復套之議中變亦安知非嵩先慫恿以陰售其奸迨窺見意旨遂從而下石乎至法司為言援請寬釋益觸嘉靖之怒因及不戴香冠

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諳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黷賄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者然自大用後日驕傲寖為帝所厭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因其為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謚文

事或疑嘉靖本意在殺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籠紗獻媚有意相形以釀成其罪小人傾險叵測乃至是哉

懸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餘姚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疎遠入閣治自南京吏部召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戍守處

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明縣永樂中置今省故城在宣化府延慶州東有都司駐此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尚文初僉後府嵩子世蕃為府都事驕蹇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銜尚文刺骨誣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彊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字宗安會稽人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束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展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

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過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詼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來謾語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東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

尚文追贈太傅謚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壡卒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倭自永樂末貢使不至宣德中

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復至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閒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素卿宗設數輩至互事真偽素卿本中國人逃入倭太監賴恩納其金右之宗設怨遂相鬭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及恩并治遂撤市舶議者謂當罷者中官非市舶也然卒罷之濱海奸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

明代倭患中于東南莫延塗炭勞兵力者幾數十年然其得盤踞海濱皆由內地奸民潛行勾引朱紈甫任浙閩即捕交通者以便宜行誅深得弭盜機宜乃大姓因失利流言周亮陳九德等復肆加詆劾朝廷不察輒行按治致紈仰藥自裁措置之顛

奸多為之囊橐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字子純長洲人為之紈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

倒實甚設此時不為掣肘俾得從容展布盡絕根株又何致海氛之益熾乎

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賊渠閩人黎光頭數為倭主已復引佛郎機行劫紈擒而戮之遂為九德所劾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閩倭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寧歲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

嚮而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按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抵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阻白河不得渡王忬字應民太倉人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剠不可勝記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歸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閹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

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疾不任戰帝久

敵壘壓郊實家
國安危所係嚴
嵩身居政府自
宜急籌勦寇之
方以安都邑乃
詔旨方督趣進
兵而嵩竟視同
隔膜阻撓出師
惟慮輦下失利
之難以彌縫倖
其飽而颺去罔
上縱敵忠蓋喪
良其罪殆視情
浮攬權而更重
至于丁汝夔受
指使而按兵不

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諳達營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為辭寇

舉楊守謙托持重而臨陣不前其驕服上刑情罪惟允嵩獨得倖逃憲網亦未聞廷臣糾劾及之非特國紀淩夷言路諸臣亦豈能辭咎耶

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刻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西有城亦曰白楊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為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

寇薄城下諸將
不發一矢下詔
集議百官不發
一語朝廷可謂
無人貞吉獨奮
袖大言尚知以
國事為念氣槩
亦復凜然可取
且承敕即馳入
營中勞軍頗能
慷慨任事雖所
陳録尚文釋沈

譏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忬奏其虜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為民而擢忬僉都御史代之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諭德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為荔波典史

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録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瞯

束迂濶而無當急圖然其言亦不足深罪乃嘉靖方壯其志而遷官旋怒其游說而杖謫何前後頓成矛盾徒以柄臣嫉惡之賞罰移于俄頃之間太阿推寘操之而漫無主持若是耶

廷臣日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罷戚氣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趙文華慙銜人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吏部侍郎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攝兵部事以營政久弛上疏論之略曰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冑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于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隷京營塞

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鸞欲節制邊將罷築蘇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遂肆譏搆會邦瑞陳安攘大計被旨落職鸞死踰十年始復官

廢鄭王厚烷懿王祐橏子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于獄已而故盟津王見濍祐橏之叔子祐橏訐厚烷謀不軌初見濍以罪革為庶人至是祐橏求復郡王爵怨厚烷不為奏遂承帝怒摭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遣官往訊無左驗帝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

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厚烷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宮室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載堉始入宮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籍

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疏劾嚴嵩畧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勲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箪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

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運人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舉朝莫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秉機搆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為鬼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則內治既清外患自寧矣

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

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又都給事中厲汝進劾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焰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帝杖汝進謫典史明年嵩假考

察奪其職屬汝進字子修溧州人

冬十月張治卒諡文隱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

辛亥

三十年春正月戊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于邊

初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疏劾嵩黷賄十罪併及邦謨諂

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懾嵩威益箝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為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平陽五季吳越縣今屬浙江溫州府

三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

仇鸞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涿州人

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以讐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畧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

踩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堂堂中國與之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曲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懈弛兵事不可五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今乃導之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倚國威今知畏怯䏍晚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諳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哭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紀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于利害得失至為明暢嘉靖果為感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

厭其以覺終明甚茍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而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訾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諸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也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癱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盖必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下嵩會議嵩既覺知意方偏向輒敢攘臂肆詆密章隱告以務求曲售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違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棲棲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主所作轉加小人挽亂國政真毫無忌憚然嵩之所以敢如此者則以恃嚴嵩而信嵩自敝非

秋九月京師地震

壬子 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

置于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

嘉靖之咎其誰之咎哉

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由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船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明年春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南陷上

海城元縣今屬江南松江府流劫乍浦鎮名在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海口要地今有副都統駐此金山明衛今為縣屬松江府太倉崇明常熟注俱見前嘉定宋縣今在太倉州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明縣宣德中置今屬嘉興府崇明入崇德縣五季吳越置今改名石門屬嘉興府掠嘉興還屯柘林鎮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城縱横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高津人代之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

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强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始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帝少疎嵩嵩當直入不白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内即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

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九月河決徐州

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均（字廷和進賢人）請濬劉伶臺（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臨淮）至赤宴廟（在安東縣）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高家長堤（在山陽縣西北）（在山陽縣西南洪澤湖東後漢陳登建明陳瑄重築）繕新莊等舊牐（新莊牐在清河縣惠濟祠東明初建後廢）從之

罷馬市

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

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禄寺少卿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

中官杜泰提督光禄寺乾没内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癸丑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為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淩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十大罪五奸畧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

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主上不足
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已是掩
君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
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
相小丞相之謡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
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伍行皆以軍功官錦衣而廣
將帥俱以私黨躐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
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為大將已知陛下疑
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奸臣大罪六
諳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
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厲汝進俱以
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
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
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
毒流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
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

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是敝天下風俗大罪十萬有十罪而又濟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閒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厰衛之緝訪也即令子世蕃結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牙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薦舉有所愛憎即授之論糾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連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 嚴效忠嚴鵠俱世蕃子

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

密搆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慴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繼盛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别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甆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仍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若侍郎王學益安福人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晉江人持之嵩譎之外于是尚書何鰲山陰人竟如嵩指成獄繼盛既得罪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兵部郎中周冕申論嚴效忠冒功事力陳其誣妄遂下詔獄雲南清軍御史趙錦以元旦日食為權奸亂政之應馳疏請罷嵩以謝天變帝手批責錦誣天謗君遣官

趙全邱富本一邊塞小民初非如漢之中行說以奉使叛降者可比則當獲罪之初即應早收捕以中國典或狡馬兔脫亦當嚴為追緝毋使得遠竄窮荒乃邊臣縱弛自如竟置逋逃于不

逮至京下獄拷訊斥為民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為兵部尚書一即此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益習攻戰事諳達信用之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詭言能唱城使墮敵貢市時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乃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墾水田構宮殿號曰拜甡諳達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豐州城即今歸化城拜甡舊作板升今改其春兩犯宣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插箭峪在廣昌縣東南浮圖峪在廣昌縣東路出紫荆關遊擊陳鳳

問使強敵擁為謀主坐擾漢陲又不懲前事之疎申明禁令聽亡命者得潛出相依養癰貽患明代紀律不嚴武臣多存畏怯以國家全力坐困于一二塞上流民視板升竟如甌脫其尚何以立國乎

朱玉力戰却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巳駐鄜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淶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在明年春）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字惟約蒲州人）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柘城（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盜師尚詔作亂官軍討平之

尚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

嘉靖酷待言官力加摧抑錮獄杖死者接踵于廷已非政體至

撫謝存儒人蒲州 茍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尚詒肆為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啟門納之乃劫獄因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鄢陵注見前 與戰敗績已追獲于山東莘縣注亦見前 詒即所在斬之賊起數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甲寅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于廷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杖

賀表違式其事尤微何亦重加譴責蓋自嚴嵩柄用羣臣異論紛如嘉靖聽嵩之慫恿蓄怒以待者已久而衆喙仍然不已則益務先事施威欲以怵其心而箝厥口耳爾時章疏陳言固未必盡中事理而嘉靖借端抒憤至以元日盡擿科臣非妄史甚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經為南京兵部尚書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在松江府上海縣東南有城為沿海巨鎮）抄掠四出經至選將鍊兵為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勦

秋七月詔勲戚大臣入直西内

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

錡之子 尚書本默字時言甌寧人 王用賓字元興咸寧人 左都督陸炳

入直西内侍郎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 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 郭樸

字質夫安陽人 吴山字曰静高安人 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

帝不悦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

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

怨訕黜為民

乙卯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倭患方亟自當以禦擊為先文華條上機宜乃首請祭海神以求福實為可哂可鄙嵩結竟徇嵩私請即令其督察軍情安望其能遏潰池冦焰至其恣睢黷貨流毒東南尤小人所必至更不足深責矣

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慴公私財賂塡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在嘉興府秀水縣北一名聞川宋聞人氏家焉今有鎮為南北要衝詔逮經下獄

趙文華頤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

與巡按御史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經大破倭于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為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已與宗憲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及文華宗憲致提遂冒以為功帝深入其

張經討倭頗著斬獲成勞趙文華既攘其功且因嫉誣訐其罪致與李天寵同時論死實為冤獄嘉靖何以不知窮究必欲置

言即下詔逮經經至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以文華誣除名復為宗憲所劾被逮俱論死繫獄舉朝知其冤莫敢奏

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每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繼盛囊三木輒憤數日奈何不以囊嵩而以若或至泣下已而有為營救于嵩者其黨胡植南昌人鄢懋卿豐城人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邪將自貽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

之手死且為嵩所窺測陰售其奸至楊繼盛繫獄三年與此事尤風馬牛之不相及乃竟以入案中妄加刑戮嵩之慝固不足論但秋讞既上即情真罪當尚宜再四推求傾今無辜駢首市書茫然罔覺是嘉靖于是書全不寓目致排奸得以肆意竊刑

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其辭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請並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顧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為疆埸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隆慶初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卿謚忠愍張經亦復官謚襄愍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俗情實甚矣

十二月山西陜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陜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丙辰　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倭

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珫（鹽城人）未幾又以楊宜（衡水人）代

之張經深得狼土兵心旣逮皆憤無鬭志楊宜節制不行而趙文華威出宜上宜惟曲意奉之而已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在江寧縣南今有鎮刼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關名在長洲縣西北吳地記本名虎喙唐諱虎錢氏諱喙遂改名滸墅轉鬭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為應天巡撫曹邦輔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擣倭於松江之陶宅在奉縣西北進營𤓰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

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在奉賢縣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𦙍晉江人破賊海洋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毁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為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三月以趙文華為工部尚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數詰嚴嵩嵩曲為解帝終不釋文華稔帝好告訐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西夷而海内虚耗唐宗

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黜坐死帝以是
為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遝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
才泰州人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
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
宗憲欲藉以通嵩謟奉無不至文帝素不知兵亦倚
宗憲兩人交甚固已宗憲俘陳東平徐海宗憲遣指揮夏正等

要海降且曰陳東已有約所應獨公耳海因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隙宗憲因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于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復行計縛東來獻刻日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恐欲弗許宗憲强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恐乘夜攻海海走間道官軍追之投水死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為庶人自殺

初載埨父厚爝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

帝喜封為真人予金印及載堉嗣益以奉道媚帝命綰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堉用其術和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堉載堉銜之已而高輔為帝取藥不得求載堉舊所蓄者載堉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堉過失載堉壞民屋作臺榭苑囿庫官王章諫杖死之嘗微服至揚州鳳陽為邏者所獲羈留三月走歸帝疑之奪真人印仲文知釁已成不敢言會有民耿安告載堉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發其諸

不法事詔廢為庶人錮高牆載堉自縊死妻妻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葢謹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
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
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

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懌者累日帝以文華逐逐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為民戍懌思邊衛文華故病蠱及遣謫卧舟中意悒悒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

快錬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嚴嵩醉則聚子弟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汶上人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德州人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錬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錬其中上之遂斬于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併取錬子衮褒杖殺之

冬十一月諳達予錫林阿舊作辛愛今改後倣此圍大同右衛錫林阿有妾曰托斯齊舊作桃松寨今改正曰托斯齊也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詡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字廷議進少子以為便乃給托斯齊逸出塞給之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狎知順為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犯宣薊西鄙西鄙震動嚴嵩論計欲棄

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山東朝城人代順時故將尚表以餉餽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諳達孫及壻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及廵撫楊選字以公章邱人總兵張承勲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據海島挾倭為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勦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

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

母妻於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洲

齎其家書往招之直知家屬旣無恙頗心動及是

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

戸所于此今改名定海山之岑港在定海縣西北舊為戍守要地將吏以為入

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

來何故陳兵相侍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

貴官為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乃來謁

宗憲慰之甚至今謁巡按御史王本固（邢州人）於杭州本固下直於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彊遂斬直其黨太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過此即為外洋）造新舟以遁宗愈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刧閩廣

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

方錫林阿之圍大同也殺掠吏民無算楊順大恐

懼路楷奏之賄以七千金楷悉爲掩覆及是給事中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名冠立命逮順及楷下獄嚴嵩不能救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還因事爲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順楷俱薄譴于是時來即劾嵩朋奸罔上會主事張翀字子儀柳州人董傳策字原華亭人亦于是日劾嵩翀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

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譴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舊作吉能即前濟農子按濟農係蒙古王號故父子並襲其稱舊分作吉囊吉能音譯歧誤今俱改正犯永昌凉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芝

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究平民獻芝五本賚銀幣于是四方來獻者接踵皆積苑中内侍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凡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

己未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灤河

錫林阿與婁巳圖爾舊作老把都今改諸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注見前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閒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内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

王忬方略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初帝寵忬才甚眷之所建請無不從及為總督邊將數以敗聞忬失寵嚴嵩嘗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以口語為嵩子世蕃所憾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益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闕訟究復忬官予卹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平江北倭

倭數百艘寇海門五李周注見前縣遂令副使劉景韶湖廣崇陽人遊擊邱陞扼如臯而身馳泰州當其衝賊知如臯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皆捷先是

遂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鎮名在通州泰興縣北）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令設同知駐此）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剌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在淮安府鹽城縣西北為濱海重地）會通政唐順之（時奉命視師江浙）副總兵劉顯（南昌人）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鎮名在泰興縣東）廟灣賊

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顯馳救三沙注見前遂令景韶填塹夷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追奔至蝦子港方輿紀要姚家蕩東南有蛤蜊蝦子等港為賊窺伺徑道江北倭悉平帝璽書奬遂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為巡撫順之尋卒順之初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尋調主事遂引疾歸讀書陽羨山中凡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會趙文華視師特疏薦順之順之商出處于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作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秋七月南京地震

營兵驕悍惟當申嚴紀律以儆不馴黃懋官乃減餉幾期妄行裁抑措置本為失當但軍士輒敢戕害皆傚大臣即與叛逆無異自當廣捜黨與重示刑誅乃何綬持紙鴇金李遂閉閤給券其畏葸納朒情形實為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轉以定變邀功

庚申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莆田人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以歲飢求復折色故額懋官不可給餉又復逾期馬坤字順卿南通州人諸軍大怒遂以都肆日殺懋官裸尸于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使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鴇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閤給免死券以

而首惡執擒又僅誅既死之三人以苟圖了局軍政陵夷若此明之不即亡幸耳

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三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字汝賢瓊山供帳簡薄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

瑕(之釁)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

削籍(已嵩敗懋卿以贓戍邊)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大同人)襲諳達于豐州破之

先是虜聚衆喜峯口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帳于灰

河(在寧武府西下流至馬邑縣入桑乾河)至是漢復與叅將王孟夏等

分道出擣豐州擒斬百五十人焚拜甡㗊盡時卯富

已隨虜帳他徙趙全亦遁免(邊兵積弱已久寇易之駐近塞出沒無所忌及

是再為漢所挫他鎮亦往往乘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帳)

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内援又見倭患方未已思自媚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在三十七年帝喜天瑞頻降告謝元極寳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廵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悦賜名龜曰玉龜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宗憲性喜賓客東南學才士茅坤徐渭沈明臣輩皆招致幕府用是名日起其獻白鹿也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者上

之學士以渭表進帝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佯狂自廢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沈明臣字嘉則鄞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